



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陈毅(左一)与粟裕等视察炮兵阵地(资料片)

孟良崮巡礼

□周东升

汽车在起伏跌宕、蜿蜒曲折的盘山路上行驶，时而峰回路转，时而缓慢爬行，孟良崮的险峻由此可见一斑。不知不觉间，汽车到达了距山顶七八十米的一片比较平坦的场地上，停了下来。仰望山顶，如刀削斧劈，孟良崮战役纪念碑就高高地矗立在我们的面前。纪念碑由三片雄伟挺拔、直刺云天的巨型刺刀模型构成，从各个方向看上去都像一个山字，寓意这次战役发生在山东省沂蒙山区；三片刺刀，代表着参战的华东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支前人民。

七十四师甘当领头狼

莱芜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北进到胶济线淄(川)、博(山)、张(店)一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休整。1947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调整战略部署，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三个兵团，共17个整编师约25万余人，沿临沂至泰安一线，向沂蒙山区进犯，重点是蒙阴、新泰地区。第一兵团侵占坦埠、沂水一线；第二兵团向博山、张店方向前进；第三兵团集结于新泰、蒙阴地区，企图尽快实现其“寻找华野主力决战”的

“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遍好风景，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66年前，在夺取孟良崮战役伟大胜利的前夕，陈毅司令员面对泰蒙山区这壮美的沂山水下，以他诗人的豪放挥笔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如梦令》。每当吟诵此词，那巍巍的孟良崮、悠悠的沂水河，总令人思绪激荡。金秋时节，天高气爽，笔者终于有幸拜谒了这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有蒋家“御林军”之称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著名战场。

站在孟良崮脚下，一位位驰名世界军事史的将军在眼前浮现：陈毅、粟裕、谭震林、叶飞、许世友、韦国清、陶勇……66年前的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举行的一次“射狼先射王”的经典战役。此役不仅全歼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王牌之师——整编第七十四师，而且粉碎了敌军对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

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密切关注山东战局，多次致电陈毅、粟裕，要求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选择比较好打之敌，不失时机地组织歼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我华东野战军迅速南下，待机歼敌。敌人接受莱芜战役失败的教训，令第一线的8个整编师采取并肩靠拢、齐头并进的战术。而中路整编第七十四师自以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狂妄地突出在邻队之前，进至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成了敌军的领头羊。

运筹帷幄锁定“御林军”

华东野战军南下后，将总部机关设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西王庄。陈毅对各纵队的指挥员分析道：“七十四师已脱离了左右邻，突出地向坦埠扑来，在它的两翼虽有二十五、四十八、八十三、六十五和十一师，但空隙较大，形成孤军深入之势。敌人有8个师，我们只要用5个纵队采取穿插楔进、分割包围的战法主攻，4个纵队打援和阻击敌人，就能速战速决。”

5月13日7时许，激烈的枪炮声震动了整个沂蒙山区，举世闻名的孟良崮战役打响了。当夜，第一纵队十三师攻占曹庄及其以北高地，逼近蒙阴城，构成了对敌整编六十五师的坚强阻击阵地。该纵主力攻占了黄斗山、尧山，歼敌整编第二十五师一部。14日上午攻占蛤蟆崮、天马山、界牌等要点，割断了敌七十四师与整编第二十五师的联系。第八纵发起进攻后，将侵占依汶庄及其以南地区的敌整编第八十三师一部击退。并且进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割裂了敌七十四师与八十三师的联系。该纵一部攻占了孟良崮东南之横山、老猫窝。第四、第九纵队也于13日夜从北面向敌进攻，攻占了黄鹿寨、佛山、马牧池一带。第六纵队由铜山西南向东北急进，14日到达垛庄西南20公里处。至此，我军对敌七十四师牢牢地形成了合围之势，七十四师被迫躲在孟良崮地区的几个山岭上。陈毅司令员这位高明的棋手，运用“劫尽财亡”这一妙着成功地剿出了“御林军”。

敌七十四师被我合围后，蒋介石飞临徐州，坐镇指挥。他错误地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又处在有利地形，在电令顾祝同亲自遥控指挥的同时，命令增援部队急速前进，妄图以10个师的兵力夹击我军，反败为胜。陈毅、粟裕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立即向各纵队下达了命令：

担任主攻的各纵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敌援兵未到之前，彻底歼灭七十四师；担任阻击的各纵队要坚守阵地，阻止敌军前进。

15日上午8时，陈毅司令员发现敌军正准备反扑，当即命令：各攻击部队立即发起攻击！顿时，枪炮齐发，犹如电闪雷鸣。随着炮火的延伸，我各路突击部队似离弦之箭扑向敌人阵地。守敌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拼命顽抗，敌人的飞机对我部队狂轰滥炸。我军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隙，向山坡冲锋。山坡上，硝烟弥漫，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两军短兵相接，犬牙交错，难解难分。晚7时，歼灭敌大部。敌核心阵地孟良崮、芦山等高地完全裸露在我军面前。16日凌晨4时，夜雾弥漫，就在敌人妄图趁夜幕向东突围之时，第六纵队司令下令反击，霎时，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敌人在骤然打击下，人喊马奔，相互践踏。激战至晨6时，天亮雾散，敌人开始疯狂反扑。16日中午，孟良崮周围制高点均被我军占领。

攻上孟良崮 歼灭张灵甫

16日下午2时，华东野战军战前指挥部发出总攻命令：“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顿时，我军各种炮火从四面八方齐射，孟良崮阵地上如火山爆发，崮顶、山崖上的人马全部被覆盖在硝烟烈火之中。密集的炮火轰得敌人狼奔鼠窜，丢盔弃甲。这时，我一、四、八纵由北向南，九纵由南，六纵由西、南两面，以摧枯拉朽之势，直奔孟良崮。

我军登向孟良崮西、北两侧，直取敌七十四师师部盘踞的芦山顶山洞。当部队逼近敌指挥部时，处于绝望中的敌中将师长张灵甫，急令他的参谋长魏振铎率千余人进行反扑。敌人百余挺机枪形成一宽大扇面，阻止我攻击部队。经反复激烈拼杀，我歼敌一部，伤敌大部，生擒了魏振铎，逼近了山洞。一营三连指导员邵至汉冲在最前面，突遇张灵甫的卫队长率百余名亡命徒冲过来。交战中，邵至汉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但他仍然挥手高喊着“冲啊”，直到牺牲时，他的左手还在继续伸着。经过20分钟激战，全歼了这股敌人。接着，战士们一起冲向洞口，一阵猛烈扫射后，拥入洞内。只见张灵甫身中数弹，后脑被枪弹炸烂致死。战士们乘胜抢攀孟良崮，各纵大军也蜂拥而至，横扫残敌。下午5时30分，战斗胜利结束，孟良崮上一片欢腾。

瑞蚨祥“缝制”了第一面国旗

□王绍忠 刘海萍

1949年10月1日，在雄壮有力的国歌声中，天安门城楼响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这庄严的时刻，一面鲜艳亮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牵动着万众惊喜的目光，在蓝天下飘拂飞扬。时光荏苒，在时隔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却很少有人知晓，这第一面象征着新中国诞生的五星红旗，是由章丘旧军村孟氏家族创办、孟洛川时任总经理的北京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提供布料并精心制作的。

孟洛川创立“瑞蚨祥”绸布店

章丘县孟氏家族自明代洪武二年的三月，从河北枣强迁至旧军村，世代以农耕为生。至清康熙年间开始经商，设立“平民布店”，以赶集市、赴山会四处贩卖地方特产——家织布(俗称老土布)为主要业务。到清乾隆年间，由于长途贩运大为发达，从行商变为坐贾。同治元年(1862年)便在济南院西大街(今泉城路)建起五间门面楼房，开设了瑞蚨祥老字号绸布店。

瑞蚨祥一词源于“青蚨还钱”的典故。青蚨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神虫，还代表古代的金银货币。青蚨母子同巢共存，子出巢时，母便将血涂抹于子体，子不论飞得多么遥远，都能带币回家还巢。瑞蚨祥就是借祥瑞的寓意，加上能带回金钱的青蚨，愿财源旺盛、日进斗金。

1883年瑞蚨祥在北京大柵栏设立了瑞蚨祥绸缎店后，又在青岛、烟台设立了分店。1900年



建国初期的瑞蚨祥(资料片)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前门繁华地带点燃大火，瑞蚨祥成为一片废墟。孟洛川没有在灾祸临头之时沮丧，他让店员从废墟中扒出布匹，送染坊印染，马上又在天桥设摊营业，竟成为北京独一无二的专卖店而变亏为盈。一年之后，重整旗鼓，重建的瑞蚨祥又复兴起来。孟洛川独具慧眼，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到1928年共在大柵栏附近设立了五个绸布经销店。

38幅图案中选定“五星红旗”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隆重开幕。筹备会议共分六个小组，第六个小组组长为全国知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组长为北平(北京)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组员有郭沫若、廖承志；彭光涵担任秘书。这个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设计方案。经过全组严肃认真的复选，最后，确定了国旗的38幅图案，并编印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9月27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最后一个议程为讨论审委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

年、国歌决议草案》。当大会讨论，表决“复字第32号”国旗方案时，主席台上展出了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为展旗手之一。

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由“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还通过了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

这一方案全会通过以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所写的制旗方案较为复杂，周恩来要求梁思成、胡秀木和彭光涵重新简明扼要地改写制旗说明，以便制作标准的国旗。经过一番研究、讨论之后，梁思成首先按照说明在坐标纸上绘制出国旗的长高比例以及五星在旗面上的位置。改写后的说明由胡秀木审定，最后由彭光涵重新抄写清楚，送交周恩来审批。

瑞蚨祥女店员缝制第一面国旗

国旗比例尺寸的标准确定以后，由谁来担负这项神圣庄严而又精细的制作使命呢？根据国旗杆的高度，旗面的长度为5米、宽度为3.3米。制作国旗的负责人宋树信先采购来做旗杆套使用的白布。但是在北京五六家绸布店，却没有看到颜色鲜亮、尺寸合适的能做旗面的红绸和制作五星选用的黄缎。

最后，宋树信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货源充裕、口碑极好、位居前门外的老字号瑞蚨祥绸布店。他在店内详细地说明来意后，几位盛情待客的老店员知道事关重大，当即便叫来几位年轻的店员一齐动手，去仓库寻觅库存。经过一上午的翻箱倒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货底发现了儿几块红绸。宋树信一见，喜出望外。但经过精确丈量，却发现都不足五米的长度。认真负责的店员们赶忙找来一位工艺精湛的女工，她顾不上吃午饭，抓紧时间分秒必争，赶忙把布料连续缀起来。

经过缝制组众员工的提议，缝制第一面国旗的重任便落在了心灵手巧的瑞蚨祥女店员赵文瑞肩上。她态度严谨，不负众望，反复阅读了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严格按照尺码小心翼翼地用黄缎剪裁出两颗大五角星和八颗小五角星，准确无误、丝毫不差地粘贴于红旗的正反面，烫干熨平后又飞针走线，用细密匀称的针脚缝牢缀实。

1949年9月30日，由北京市瑞蚨祥绸布店提供旗面，赵文瑞最后缝制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场上。旗面展开后，主席台瞬间被映照得红光熠熠，毛主席观后，庄重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采，微笑着点头说：“好啊，很好嘛！”会后，他挥毫当场题书“历史的名字要保存；瑞蚨祥的名字一万年要保存”。这寓意深刻的题词的复印件如今依旧在店内迎门悬挂珍藏。